

了結論：

小王是個好學生，有著偉大的理想，平時很用功，心地也好，將來準是好醫生。他賺些錢，成了家，養了孩子，救了些人，以為有了理想。漸漸他老了，發現一切都是空了；怎麼滿足自己，怎麼交代勞苦的一生呢？於是，他又有了理想，死後獻給人類吧！這樣，他真的死去了。不要多久，便躺在解剖台上，被後一代的學生，研究著，觀察著，談著一些有趣的話，話裏夾雜著讚嘆和崇敬，——正像我們現在這樣。

這樣想著，我痛苦起來，我害怕起來。但小王是否會想到那一天，又那一天是否會想到現在，我想不會吧！他認定人生是一件麻煩事，便不辭辛勞地創造些理想，工作些有意義的事。他認定結局是好的，就算好的吧！

至於我呢？我看破了生，如今又看破了死；以前我想自殺，現在我想出家。但無論怎樣，總脫不了麻煩，也許還有更大的麻煩。這樣一想，小王是對的了。

「你們看，眼上神經找到了！」小王高興地叫起來。大家擠攏去看，我也擠過去。我看著小王的臉，他精神煥發，眼神明亮，兩頰微紅，嘴角掛著得意的微笑。

和那屍體，那屍體的神情，有些不同，有些不同……。

夜心曲

夜，慘白清涼的夜，晚風飆飆著夜的寒氣從幽林中升起，水露從竹葉的梢頭滴了下來，灰空飄佈著團團絮雲，月兒像含羞的少女，時而躲入雲朵的懷裏，雲衫能遮住流瀉的銀光，却漏下了燦燦的星光。我載著一顆如雲的心，伴著自己的影子，在夜幕下踟躕徘徊……。

遠山罩上了一層灰色的霧紗，彷彿有幢幢的林影在幌動，山寺的燈光像鬼火閃爍著，更增添了這夜神秘而靜謐的氣氛；一聲聲隱隱的犬吠，使我心感到陣陣悸動，不自覺地——它淹沒在寂流中了。

瘖瘖的鐘伴著寥寥的更鳴震盪著我的心弦

一陣莫名的惆悵湧上心頭，接著又是淡淡的悲哀，我不禁為這淒涼的夜色撒落了兩滴情淚……一種清瑩澈悟的情緒攫住了我，靜穆的夜流，洗淨了一切俗慮雜念，茫然間我領悟了世事的滄桑和倏忽，人生的短暫和冷清。一切都是「捕風捉影，虛空中的虛空」啊！

月兒隱到西邊去了，夜色漸漸暗下來；忽然，一聲鷄鳴，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夜神要向我告別了；我不禁有點害怕，有些惆悵……。

現實的邊緣

這個時代的青年知識份子，面對著整個時代精神幻滅的悲劇，在一種絕望和茫然的悲苦中，企圖從物質生活裡，追尋生存的依據。於是，大家蜂湧地學工，學醫。投身於那種機械的，平面的，直線的生活方式中，美的情調沒有了，詩的昇華沒有了。但在他們的內心，在靈性的隱密處，實在壓抑著一股深沉的不安和苦悶。這點，我從同道學醫的朋友中，看得很清楚，當他們從醫院裡走出來的時候，他們自然地表現出一種恍惚無依的情緒，對死的恐懼，對生的猜疑，夾雜著空虛和憂煩。他們避真理，逃避任何終極意義的追求；在枯寂的生活裡，拚命地尋找刺激，製造樂趣，文學、藝術、音樂成為普遍的愛好，他們先是不自覺地活在兩重人格裡，終至被可怕的外力，推入神麻痺和心智昏迷的境地，這不是很可悲嗎？何況，我原有一顆火熱的心，有一個蓬勃的靈魂，我是無法逃避問題的人。記得，我第一次拿起解剖刀，面對著那冷濕的一團肉——那生命「平靜」的歸宿使我振盪得像一個吃了驚的孩子，這鮮明的事實，這殘酷的謎，難道不令你覺得啞然、悲悽？難道不使你沉入宗教般的神秘？而怯弱地問一聲生與死的根底，人類的過去和未來，難道不使你虔誠地問問自己！你在那裡呢？！

矛盾，痛苦！痛苦，矛盾！悲哀！悲哀！在那些灰色的日子裡，侵透了我的青春，把我推入悲觀和憂鬱的深淵！

我實在分明覺察到，我所面對的，不

我個人的志趣，事業和出路的問題，而是整個人類，文明，和知識的困惑，我背負的苦難，像是所有第二代的苦難！

我的心裏有話說，如果我做了醫生，我將過得舒適和美滿，在現社會的潮流中，我是一

愛與死的日記 ~ ~ 大島美智子著 文狂譯

這是一本少女的日記，她不幸得「軟骨瘤腫」，必須切除一半以上的臉部，這本即是她在住院中，描寫自己心情的種種變幻，其中有挫折，有灰心，有父母親的關懷，有男友的愛，也有不停求生的奮鬥歷程，最後她向家人，親友，與無奈的科學告別，安詳而快樂的走完二十一年短而充實的旅程，我們茲節引本書中幾個代表性的段落如下：

再度手術

一點多，推著有輪病床走出病房。進入手術室一看，在隔壁的手術台上，正在進行手術。看了大約有十分鐘，我覺得自己還算有膽量。隔壁的手術室顯得吵鬧而很忙的樣子。在電視或電影上看的那種緊張感，一點兒都沒有。

手被綁住以後，T大夫來了，和K大夫，U大夫一邊看著X光照片，一邊說切除右邊。K大夫的臉到現在都可以悲傷地想出來；要切就切吧，就是這種心情。「手術刀！」「好！」「剪刀！」「好！」「手術刀」……大夫的聲音在耳邊響得很大。每當金屬物的聲音發出時，我就叫很痛很痛。回到病房，是四時四十分。晚上，母親來看我。為了看護爺爺，一定夜夜未眠，疲憊不堪，還要跑來……。看到母親的臉，勉強把想哭的情緒抑壓下去。

大阪也有這樣美麗的天空

打開窗簾一看，是個非常晴朗的好天氣。從窗口吹入的風，不由得令人感到清爽，而且帶著春的馨香。哦，已經是春天了！原來大阪

艘順風的船，如果我做文人，我會飢餓、痛苦，沒有享受，也沒有保障。可是我能說出內心的話，能發洩心底的鬱結和哀傷，這快樂是痛苦的報酬，是世界上的無價之寶，這心靈的安慰，是任何物質所不能交換的。

也有這樣美麗的天空，我用力睜開眼睛看那美麗的晴空，是一片濃濃的青色天空。

再過一會兒，薄薄的烟雲會飄到山邊，那麼在薄雲下方就是鄉村了。如果沒有活在這人世，這種美麗的天空就看不到的，因此，到底活著是好的。

給我三天病院外的健康日子吧

第一天，我要飛回故鄉去，拍拍爺爺的肩膀。然後和媽媽在廚房，幫忙做飯做菜。做個可口的「沙拉菜」（西式涼拌雜菜），給爸爸一瓶酒，和妹妹們快樂地圍坐在餐桌。

第二天，我想飛到你那兒，但不是說想和你玩，只是想替你打掃房間，把你的襯衫燙好，給你做個可口的料理呢。可是，分開時請你給我一個溫柔的吻哩！

第三天，我要單獨一個人和回憶一塊兒遊玩。當這一天靜靜地度過時，我要笑著向三天的健康道謝，然後就可以永遠的睡眠吧。

只有一隻眼睛的醜八怪

一個單眼的醜八怪，由於得意揚揚地走，所以人們才會回過頭來看吧。朦朧無力的眼睛恢復了生氣，一個冰冷女人的眼睛，發現比自己更長得醜陋的人時，就會浮上放心的臉色。一個殘廢者的父母，對這種同類者（按：與自己的殘廢兒女同樣是殘廢的人），一半寄予同情，一半寄予喜悅（按：吾道不孤的喜悅）。至於醫生，永遠都是冰冷不動的臉色。當我意識到這種眼睛的時候，感到自己是孤獨的。

因為有實 我才能活到現在

晚上十時，實打電話來。「我，不行了。」平常沒有一種懦弱口氣。仔細探問，才知道他到「江之島」的汽車旅行途中，因車禍而受撞傷。這個時候，腫了九分程度的我，猛然清醒過來了。我在心中向實這麼說：

瘟疫 (The plague) ~ ~ 卡繆著

瘟疫（又名黑死病）是卡繆一生作品中，與「異鄉人」、「薛西弗斯的神話」同列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卡繆為了寫這本書曾花了兩年時間研讀各方面有關黑死病的資料書籍，和歷史文件，尤其對鼠疫的症狀，死亡情形，統計數字，流行過程等的研究，幾乎不亞於一位專家。本書中的主角，是李爾醫師，是一位不相信神的聖徒，他在鼠疫流行而被封閉的俄蘭城，不管這場鼠疫浩劫是神降予而懲罰人類的，還是人因自己無知愚蠢而造成的，他只相信人是不該無助無孤的死去，他認為：「任何目擊過死亡的人，都會跟我一樣想法，並且先去解除人的痛苦，然後再談其中有何道理。」，李爾醫生在本書中就等於是卡繆的化身，一位相信世俗本來就是不可理解而荒謬但却值得奮鬥的人，是一位人道主義者，一位不需要神的慰藉與支持，而相信人的奮鬥就是一種希望，也只有人的奮鬥才能克服疾病與困難的人。這本書哲理味道大於小說性質，沒有高潮迭起，情節曲折離奇的安排，只是不停的展示人性與奮鬥的希望，因此本書也不容易摘錄片斷，而該整本覽閱。現在我們只節引本書中一個較具代表性的段落，做為了解本書的一點參考。

「實，我們現在不是要活一次的事，不，是要想到活著的時候嗎？您那想開快車的心情、想喝酒的心情，我都知道太清楚了！全都是由我而引起，所以格外痛苦呢。實，我覺得因為有您的存在，我才能活到現在呢！從此以後，這種心情也不會變的，因此，我不再讓您跑到危險的地方去。可以的話，我想把您關在只有我一個人的牢房裏」

塔霍張開肩頭靠在椅背上，然後把頭伸到燈光底下。

「醫生，你信不信上帝？」

這個問題同樣也是用普通一般口氣提出的。可是這次李爾却花了比較長的時間來找話答覆。

「不——可是那有甚麼真正意義呢？我是在黑暗中摸索，儘量想要找出一點甚麼。但在很久之前我就放棄尋求那個根本了。」

「這就是——你與潘尼洛之間的那條鴻溝嗎？」

「那倒不一定。潘尼洛是個做學問的人，是一位學者。他沒有跟死亡接觸過；這就是所以他能那麼有把握的談起真理，而且認為是唯一的真理，可是每一個鄉村牧師——他經常訪問教區信徒，而且聽見過垂死的人掙扎呼喚——都跟我一樣想法。他會先去設法解除人的痛苦，然後再談其中有何好處。」李爾站了起來，他的臉現在退到黑暗中去了。「你既不答覆我所問的，」他說：「我們不必再談這個問題了。」

塔霍仍然坐在椅子裏，他又在微笑：

「假如我用一個問題來做答覆呢。」

現在，醫生也現出微笑：

「你喜歡神秘，對吧？好的，你說。」

「是的，你一定認為先要有一份自傲之心才會如此想法。可是我老實告訴你，除了用來支持自己繼續幹下去的必要自尊心之外，我並不驕傲。我根本不知道將來會有甚麼，或者當在一切結束之後，會要發生甚麼事情。就目前來說，我所知道的是一一現在有人生病，而且他們需要治療。也許將來他們會把各種事情用心考慮；我也會那麼做。但現在所需要的是先使他們復原。我盡我的最大力量去保衛他們，如是而已。」

「保衛他們去抵抗誰？」

李爾轉身走向窗子。地平線上的一線影子表示海在那兒。他僅只意識到自己精疲力竭，而在同一時間，也在竭力壓制想向對方多談一點心事的那股突然而無理衝動；對方也許是個古怪人物，但是他猜想，也和自己同屬一型。

「我的問題是這樣，」塔霍道：「既然你不信上帝，為甚麼你會表現出如此的獻身熱誠？我猜，你的答覆可能幫我找到我的答案。」

李爾的臉仍在黑暗中，他說，他已經答覆過了：假如他相信一個全能的上帝，他就會不再去治療病人，而會把一切都交給他。但是世界上沒有那一個人相信這樣的神；甚至包括以為自己相信這麼一個神的潘尼洛。這一點可以由一件事實證明，沒有那一個人把自己完全付之神意。不管怎樣，在這一方面李爾認為自己的路線是正確的——也就是說，為反對他所瞭解的那個「天定」而戰鬥。

「呵，」塔霍評論道：「這就是你對於自己那份職業的看法了？」

「多多少少。」醫生走回到光線底下來。

塔霍用嘴唇吹出一聲隱約的口哨，引得醫生對他注目而視。

生活素描

敗將：小心！今年辯論賽冠軍是護理系。

新生：我們「又」要入伍了。

男生：本系的女生實在無足道哉！

女生（面帶慍色）：哼！有氣質就好！

星期三晚：又有那麼多同學在剪髮。

交通警察：在校門口請勿緊急剎車，以免撞倒後門。

女權運動：唯有在「中國」學生宿舍，女生是高高在上的。

社團狂：茲舉辦台語辯論賽請各位「道友」報名。

顯微鏡下看精子，千萬小我在一起，搖首擺尾胡亂擠，它們每個都姓「？」

組織學實習：少騙我！閉著雙眼還能看顯微鏡？

尚武館主：它（ㄅ）雖愛出風頭些，但它也是一種最佳的棍棒武器哦！

實驗：報告助教，我有「結晶」了。